



成长在青川

张健◎著



张健文学作品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长在青川 / 张健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4

(巴蜀文学丛书 / 刘川眉主编)

ISBN 978-7-227-04475-8

I. ①成…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3360 号

成长在青川

张 健 著

责任编辑 刘建英 陈 晶

装帧设计 圣立文化

责任印制 唐 晴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69 字数 17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3701 印数 1000 套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475-8/I·1172

定 价 260.00 元 (全 1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当秋天来临的时节，还以为是时间的末了。雁子们南飞，多少带着些不情愿。枫树的叶子变得红了，不知是血染的，还是寒冻的煎熬。但那么的美，应和着降临山头的夕阳，应和着阵阵的虫鸣和鸟叫，还有水声。枫树林里面有多少的梦，或者早已经破碎，或者还遥不可及。寻梦，如同夏日的早晨来到这林间，那清新的空气和沁人心脾的味道很快教人忘了来意。枫树林，它是美丽的吗？可是它为什么偏偏不用言语来表达，却只是到了寒冷降临之时，用血来染红身体。除了英雄般视死如归的豪壮，更多的是无限的伤感和惋惜。

“钟子路？”英语老师是个女的，她最不愿意看到别人不尊重她，尤其不喜欢有人不支持她的工作。

而钟子路就是其中一个。高三（三）班学生。同桌用手肘推了他几下，钟子路坐起身子，捏起笔开始在书上记东西了，他并没很吃惊地问同桌怎么了，也没很慌张地去看老师，甚至他头都未曾抬起过。

老师很愕然地看了他一会儿，想要在钟子路抬头望她的时候先用目光刺痛他，再去批评。可钟子路始终都未曾抬头来看她。其他同学看一下老师，又看一下钟子路，等待着看好戏。一会儿过后，女老师收回目光。



“Time spent in vile or folly is doubly lost!”女老师自言自语，接着迈步走向黑板。钟子路趁女老师转过身的那一刹那，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用左手抹了一把脸，自个儿撇一下嘴，速又埋下头恢复到先前的状态。

女老师捏着半支粉笔来到黑板前，写个木字旁，看了一阵子后用手擦掉。盯着黑板注视了好一阵后又写上去，她把这个木字旁盯了一会儿后又用手擦掉，转过身来气呼呼地将粉笔往盒子里一扔，但是扔歪了，粉笔落到讲桌上，断成几截，其中一截蹦起来弹到了前排一个坐得笔直，使劲盯着书的女生的头上，她猛地一颤。

“朽木不可雕！”女老师说。

“不可雕那你还雕？”钟子路在厚厚的一摞书后面喃喃。

同桌“扑哧”一笑，继而又赶紧将头深埋在放在桌子上的手后面。老师并没有看他们。一只鸟儿尖叫着掠过窗外，落到一棵柳树上。正值初春时分，柳叶有扁豆大小，将苏未苏，嫩黄得可爱。鸟儿落在上面便不停地摇晃，小鸟的身子一上一下。为了保持平衡，它不时地扇动着翅膀。阳光洒了一地，淡淡的黄色。

两个老太婆坐在花坛沿上。其中一个头发花白，戴一副很旧的老花眼镜，正在织毛衣。另一个看不出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因为戴着一顶无檐的帽子。一只小哈巴狗很温顺地躺在她合拢的双腿上，老太太轻轻地抚摸着它。旁边的乒乓桌边挤满了人。忽然一颗乒乓球从人群中飞了过来，打到织毛衣老太太的花白头发上。她猛地一惊，一哆嗦，抽掉了几针。一个十七岁上下的男孩子赶过来，拾了球便走。小哈巴狗从老太太腿上一跃，跳了下来，向那个男孩追去。

“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没教养？”织毛衣的老太太气呼呼地将织了一半儿的毛衣和针一齐扔到双腿上。

“就是，就是。”另一个极力地应和，继而将头转向小狗，“小丁过来，别到学生们那里去！”

小哈巴狗转过头来看看老太太，但继续朝人群跑去。

“小丁，不听话是吧？”

几个孩子蹲下来逗小狗，小狗也很快活地与他们玩耍起来。

“别动我的小狗！”老太太朝他们喊道。

孩子们相互望望，站起身来，但眼睛始终都未曾离开过小狗。

“这些学生一定会带坏我的狗的。”老太太边嘟囔边站起身子朝小狗走去。

“哎，现在的孩子！”花白头毛的老太太自言自语，一边又拾起刚才放下的针线，小心地用针穿那抖掉了的线。

她来到小狗旁边，蹲下去伸出手来做出一副要打它的样子，小狗很温顺地伏到了地上，旁边的人都笑了，老太太抱起小狗，贴在胸口，转身朝花坛迈去。

“现在的孩子没吃过苦头，不懂得珍惜。书读得很多，反而没礼貌，反而不知道尊敬别人了。”花白头发的老太太继续说。

“是啊，凡事总以自己为中心，从不替别人考虑。”她坐下来，恢复了先前的姿势，“总以为自己就是皇帝了，就要升天了，就没人管制得了了……”

两个人唠叨了一阵过后便恢复了平静，一个继续织毛衣，另一个继续抚摸小狗。忽然，一个排球飞过来，砸到了老太太的身上，老太太吃了一大惊，她一乍，小狗脱身便去追球。老太太愣了老半天开不了腔。一个男孩跑过来连连道歉。

“走，找你们老师去！”老太太干脆地说。

※ ※ ※ ※

午餐的铃声打响了，教学楼变得喧闹。

“赶紧抢饭吃去。”女英语老师说完拿着书和备课本走



了。钟子路和几个伙伴也随着人流簇拥着来到食堂。食堂挤满了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今天中午又会有什么啊？”周斌踮起脚，但人太多，根本看不见里面。

“会有什么新的？你在这儿读了这么多年书，你说你哪一天吃到过新玩意儿？”钟子路说。

“有一天我就吃到了，”刘泽接过话题，“有一天中午我要了份素菜可那人给我了一分荤菜。”

“那钱怎么收的呢？”周斌忙问。

“是照素菜的价收的。”

“哎，那好啊，我怎么就没遇到这样的好事呢！”向齐雨，一个矮小的男生，眼里发着绿光。

“好是好，但里面的虫子我压根不认识啊！你说平时这小强啊，金龟子啊，小强它孙子——蛆啊，青虫啊什么的我都还能认出它们出自哪门哪派，祖先是干什么的。可冷不丁冒出那么一陌生玩意，还真不知从何下嘴了。”

其他人都笑了。

“我说咱们得先抢个座位坐下，要不待会儿等咱们抢到饭了却没地方坐了。”向齐雨提议。

“有他的道理。”钟子路应和着。于是从篓子里胡乱抓了一把筷子来到几个挨着的空座位旁，将筷子成双地发到座位上，剩余的几支便胡乱丢到一边。

几个人各自要了份饭菜坐定。

“哇，今天食堂该不是死了个大胖子了吧，荤菜里面居然有肉！”钟子路夹起一块切得很不规则的、或长或窄的肉，“来，你吃。”他将肉放进刘泽碗里。

刘泽夹起来瞧了瞧：

“我觉得没必要留这么长而且还这么多的毛在上面，这是不是要表示今天食堂的叔叔阿姨们的确给我们炒的是猪肉。来，还是你吃，兴许可以长高一点。”他将肉夹给向齐雨。

“这是猪肉啊！”向齐雨夹起来很仔细地瞧了一番，“真不知食堂的人今天是怎么想的，居然真的给我们猪肉吃了，可是，我已三月不知肉味了。来，还是你吃吧。”他将肉夹给周斌。

“我不吃猪尸体！”没等其夹到碗里，周斌已将肉打落在桌上。

几个人笑着，大口大口嚼着饭。忽然，不远处有几个人吵闹起来。

“你没看到桌子上放了双筷子啊？”一个眼睛发白的男生，盯着那个占了他位置的男生。

“放了筷子就是你的座位了？那你在大街上随便放一双筷子，那大街便是你的了？”这个人身材略高，嗓门却不大，为了制造气势，他使用力地叫，涨得脸颊通红。

“你找不痛快是不是？你不讲理是不是？”白眼男生将胸一挺，顶了一下对方。

“怎么的？想动手不成？”小嗓门男生站直身子，做出一副面目可憎的样子。

旁边几个人也站起来，跃跃欲试。

“好，你有种，你等着，不出今天……”白眼男生将碗往桌上一扔，气呼呼地走了。

碗碎了，饭全倒在桌子上。

“真不是一出好戏。”钟子路说。

“你非得人家打起来你才高兴啊？”

“打好啊！打好。暴力嘛，”钟子路兴致冲冲的，“暴力总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就好比当今这世界——”

“去！”周斌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又开始讲道了。”

“嘿，你别不愿意听。当今这世界，都说是文明社会了，文明不？文明个屁，暴力，暴力机关依然是一切的有力支撑。你说政治吧，离开暴力机构作支持，一切都是空谈。你说经济吧，没有暴力的支持，你能发展得快吗？就算你取得了一点成绩还生怕别人来夺取。”



“那照你这么说，当今社会还属于暴力社会啰？”周斌又从碗里夹出一块似肉非肉的东西，扔在桌子上。

“那当然……”向齐雨想接过话头。

钟子路打断了他的话：

“你懂个屁，听我说，来，吃菜。”钟子路胡乱夹了一筷子菜扔到向齐雨碗里。“人们都说当今社会是个文明社会，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用文明的方法来解决。都是些屁话。当今社会，有几件事不是靠武力解决的？巴以问题，两伊战争，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为什么？美国还不就是怕人家有核武器吗？核武器是什么？那是武力的象征，是暴力的象征，啊，还有啊！”他掏出一张纸来，“谁要餐巾纸？”

“我要。”

“给我意思一点。”

“我没有。”

“我靠，都不带纸啊，那下次我也不带了。”他将一张餐巾纸撕开，自己拿了一份，“来，剩余的你们分去。还有啊。”他转过话题，“中国台湾问题——绝不放弃使用武力。不放弃！”他擦了嘴，将餐巾纸捏成团。“为什么不放弃？嘿，到了关键时候，还得靠人家武力。”他将纸团扔进刘泽碗里，“还吃什么，别吃了。”

“我……”刘泽捏起筷子，做出一副要插钟子路的样子，但见钟子路急用手一遮，样子极滑稽，便放下筷子，拾起桌上的一丁点儿纸，“我操，你们也太狠了吧，就给我留了这么一点儿。”他边说边擦嘴。

“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钟子路诡秘地笑着，从衣兜里取出一盒娇子烟，给另外三个人各发了一支，自己再抽出一支。

此时食堂内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除了几对谈恋爱的人在食堂某些角落边吃饭边卿卿我我之外，便是收拾残余的食堂工人了。工人们这一切司空见惯，他们也不去

理会这些工人。

“眼睛放亮一点，别让保卫科的老头子逮着了。可是五十块一支烟啦。”周斌做出副极心疼的样子。

“你不是自诩跟保卫科的人很熟吗？怎么也怕他们。”钟子路说。

“熟是熟，可我一直是以一副乖学生的面孔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我跟他们也很熟。”刘泽说。

“去。”向齐雨不屑道，“你跟他们的熟那是因为你进政教处和因犯错而被保卫科的人逮着的次数太多了，人家不熟你都不行啊。”

大家都笑了。

“谁摔碎了碗？”一个声音尖而清脆，好似落地的空碗，回音在食堂内萦绕着，“谁他妈这么没素质，摔碎我们的碗。”女人边骂边收拾碗，“别让老子看见，他妈的，这么没素质还当什么学生，学生是你这个样子的吗？我看你自你妈那个地方出来的那一天起就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像这种人，将来只会是社会的负担，像这种人，牢房就是专门为你而设的。这种人……”

向齐雨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其他几个也笑了出来。那女人忙循着笑声望过来，盯着他们几个，虎视眈眈。钟子路长长地抽了一口烟，将烟头扔到地上用脚一踩，强忍住笑声：

“走。”

出了食堂，待走得远了，几个人才复又笑出声来，且越发觉得可笑。

“你个没素质的东西，学生有你这样当的吗？”刘泽翘起兰花指，学着那女人的腔调。

“像这种人，牢房都是专门为你而设的。”钟子路也学着那腔调。



袁紫是个女生，年龄不大，十七岁左右。跟钟子路他们同班。她长得不高，略有些胖，但长相乖巧。扎一把头发，用一根红色的粗绳子拴着，没有刘海。她穿得一点都不时髦，但却整洁，并且再好的衣服穿在她身上都不怎么好看，因为她似乎天生不会打扮。相反，再差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也不难看，这便是她的魅力所在。袁紫住在这所高中所在的小县城。她每天都背着一个橙红色的书包机械地上学，回家。翘起的一把头发老在她走路的时候一上一下，“扑通扑通”拍打着书包。她成绩还算好，属于那种很踏实的人，一门心思想要考好大学。似乎没有人表扬过她什么，或者有，便是学习成绩。可她都老是很开心的样子，心里似乎从来就没有过一丝烦恼。她笑的时候老喜欢用手捂着嘴，淡淡的腼腆。

她不怎么去了解考大学以外的事，并且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围绕着考大学而来的。比方说看电视，她只看新闻节目。她认为这样有助于答政治问题。又比方说吃东西，她会很努力地去吃那些自认为或者听别人说很营养的东西，或者那些有助于补脑啊，提高记忆力之类的食品。她会很认真很认真去吃这些东西，虽然有些东西她很不喜欢吃，甚至会觉得十分难吃，但她都会强迫自己。

与很多高考成功人士一样，她制定了一张严格的作息时间和计划表，并在表下写上“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励志语言。末了还用红色荧光笔写上“备战高考，我行！”几个触目的字。

按时间表，她得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学习到晚上十二点钟，中午有半个小时的午休时间。甚至上面还注明了早中晚的吃饭时间各不得超过二十五分钟。对于周末，她是这

样安排的：周末放四五个小时的长假，晚上八、九、十、十一、十二点钟可以自由玩耍。后来由于班主任老师重复强调周末一定要休息好，最好多做点体育运动，以便更好地应对下一周的学习，她便将周末改了：周末做体育运动。

对于这个计划，她很努力地去执行，但是……

六点钟的铃声打响了，清脆的声音打破了屋内的宁静。天还朦朦胧胧，兴许在下一刹那便是黎明。小县城人们的生活太过安逸滞惰，六点钟，依然那么沉寂，以至于铃声都传到了屋外。但并没有人去理会它，只有昏暗的街灯，懒散地撑在那里。

铃声依然在响，长而清脆的声音如同粒粒珍珠倒入盘中。

袁紫似醒非醒，她伸出手去很机械地开灯，如同昨晚已编好的程序一般。她开了灯，又缩回手，但眼睛依然闭着。而在下一个动作——起床的数据传入脑袋时出了错误，她没能完成这个动作，并且又睡着了。

当铃声第二次响起的时候，她猛地一惊，迅速睁开眼睛，并赶紧坐起来，用手搓了几下脸，穿好衣服，下床，再穿好鞋，这一长串的动作用了总共不到三十秒种的时间。她没有想过要去申报吉尼斯，吉尼斯可能也不承认她这一项记录。

但是她又滑回床上了。真的太累了，再躺一会儿吧，几秒钟或者几十秒钟，真的太需要了。她躺下了，被窝还十分暖和。从躺下到睡着（这“睡着”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睡着”，这里只是普通意义上的睡着）她只用了不到二十秒的时间。也就说这前后她总共用了不到五十秒的时间。

然而，当她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街灯关了，外面变得逐渐喧闹起来。

“天啦，我到底怎么了？我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呢？继续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她几乎是懊悔。

“女儿，起床啦。”母亲在外面边敲门边喊。



“起来了，妈。”

“要吃点东西吗？”

“不了。”

“要喝点什么不？有牛奶，要不要？”

袁紫边拨弄着乱糟糟的头发边开门：

“不了。”

“为什么不喝呢？牛奶有助于提高记忆的。”

“那，那给我弄一杯吧。多加点糖，你知道我不喜欢喝牛奶。”

母亲笑着走了，忽然又转过身：

“要吃点什么不？”

“不了。我去学校食堂吃就是了。”

“你最好还是吃一点，比如说饼干之类的，你每天都起得太早了。吃点甜食对你有好处。”是父亲，他也刚刚起床，并且外衣都还没有穿。

“那不吃没坏处吧？”

母亲去准备牛奶了。

“有的人因此而休克。”父亲微微一笑，“道听途说，啊，道听途说。”

女儿亦笑着转身去收拾书包。

“妈。”她忽然尖叫一声，“妈！”

“怎么了？”母亲捏着一个空杯子，小跑过来。

“你看到我的数学笔记本没有？”

“我怎么会看见你的数学笔记本？我又不碰你的东西，除了给你洗衣服之外。你昨晚带回来没有？噢，对了，昨天晚上你的灯一直亮到两点过，你干什么了？学习到那个时候？”母亲盯着她。

“昨晚我的灯有亮到两点过吗？我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嘿，昨晚我干什么了呢？”袁紫摸着额头，很努力地想，她是真的不知道昨晚干什么了。

“嘿，你说就你这记忆，怎么能提高学习成绩啊，怎

么能考上好大学啊？”

“别打岔，”她有点烦，她最不愿意有人亵渎她的学习成绩和考大学的梦想。接着，她马上又转换思维，“我昨晚一定没干别的，一定是在复习功课。可我复习的什么呢？我为什么复习到两点过呢？我平时到十二点钟就要睡觉的啊。我有没有带回数学笔记本呢？”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挎上书包向外走去。

“你的牛奶还没喝呢。”母亲叫道。

“噢。”她恍然大悟，转过身来端起牛奶很痛苦地喝了一口——喝掉一大半。她瞧了瞧剩下的，然后往嘴里送去，但刚到嘴边她又取回来，“不喝了，不喝了。”她将杯子放到桌上。

“你喝完啊，剩那么一点谁喝啊？”母亲叫道。

但是她早已经闪出门外，只剩一长串“咚咚咚”的脚步声。

“这孩子，为了高考脑子都弄出问题了，废了，废了！”母亲半开玩笑地自言自语。

“废什么？好啊！”父亲反驳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么把她磨砺一回，她便是考不上好大学，单那经历就够她受用一辈子啦。”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也不管女儿承不承受得了这压力。你没听说吗？有很多高中学生因为压力太大，自杀了，这不在少数吧？而且年年都有这些事。还有啊，很多学生高考下来因为分数不理想或者家人不满意……”

“也自杀啦？”丈夫的接过话题，想逗笑妻子。

妻子“扑哧”一笑，又敛起脸继续说开了：

“也自杀了，别打岔。所以啊，我们不能给孩子太大压力，我们要疏导她，要让她觉得，万一她高考没考好……”

“你不怪她？”丈夫抢过话头。说完自己又笑一下。

妻子白了他一眼：



“嗯，不……”她摸着下颌想了一下，“你说我们的女儿真要是考差了，不怪她还真有点难噢。你说我们辛辛苦苦给她买这个补脑，买那个增强记忆，又买这种资料书，那种辅导书，为的是什么？为的还不就是让她考个好大学，可她万一要，万一要……”这女的倒先把自己“开导”进去了。她不禁有点担忧，便坐在那里发起了愣。

门外忽然传来一串急促的脚步声，没等女人回过神，袁紫已喘着大气冲了进来：

“我的数学笔记本，我记起来了，昨天中午我带回来的，放在桌上那个月饼盒里的，那个月饼盒呢？”

“月饼盒？”父亲坐在沙发上盯着女儿，“我们家没什么月饼盒。”

“哎，就是一个红色的长方形盒子，”她边说边比画，“硬纸壳的，做得还挺精致地，闻着有一股月饼的香味，我以为是月饼盒。哎，快点，放哪儿了？我还得去赶早自习呢。”女儿一副很匆忙的样子。

“对，是有那么一个盒子，昨天我还看见在这桌上呢。”母亲应和着，继而对着丈夫说，“你看见没有？”

“被我扔了。”他干脆利索地回答。

“啊？”这回袁紫可吃了不小一惊，“你扔了，你就没看看里面有没东西。再说，就算你没看，你也能感觉到啊。”女儿一副又气又无奈的样子。

“我看了，看到里面有一个破破烂烂的本子，以为没什么用，被你们丢弃了的，便连同那个盒子一起，还装了一盒子垃圾——扔了。就在楼下的垃圾箱里，昨天下午扔的，也许还在，但希望很渺茫。”父亲并没有十分歉意的样子。

“你！”女儿气得说不出话来，脸涨得通红。一扭身，一溜烟地跑出屋去，忽然又回过身来，盯着父亲说，“那可是我最重要的数学资料了，是我一笔一笔记下来的，有我最需要的东西，它是我……里面……它……”女儿由于

过于激动，结结巴巴不知该如何表达。她的脸完全涨成了一个气球，“总之，你无论如何得给我找回来，否则，否则……”她又口吃起来，索性一扭身，跑了，依旧留下一长串“咚咚咚”的脚步声。

“哼，东西都是学在脑子里的，哪有学在笔记本上的？”父亲一半是自我解嘲，一半是背后批评。

“你还有理了？”妻子反驳道，“你看把女儿急成什么样子了。赶紧，赶紧找去。垃圾桶里没有了就到垃圾场去，什么时候找到了就什么时候回来。”

袁紫一口气跑到楼下的垃圾桶边。不远处一个满脸胡楂的环卫工人正握着一把长竹扫帚扫大街，卷起一团团的尘土，漫了一天，呛得行人们叫苦不迭，于是大家只好绕道而行。街上行走的多数是赶早自习的学生们，他们或单或成群，有的腋下夹一两本书，有的背个包，有的则两手空空。他们像只木偶似的往学校赶去，极少言语。街面上于是便只有急促的脚步声了。

袁紫瞧了瞧这装满垃圾的桶，里面脏极了：塑料袋子、废纸、果皮、废铁、破鞋烂布，甚至剩菜剩饭……她失望极了，感觉无从下手。呆了几十秒钟后，她扭头走了，但刚行不远，她又转过身大步走回来，边走边挽起衣袖。

到了桶边，她将桶里的垃圾大把大把抓出来，扔到地上。过往的人盯着她，或者笑，或者惊。她或者不去理会，或者报以白眼。

“嘿，你干什么？”满脸胡楂的人吼道。他停下手中的活路，站在那里盯着袁紫，满脸的胡子楂后面藏着许多不快。

“我找东西。”

“找东西你把里面的垃圾全翻出来干什么？你收拾不？”工人对她的行为很是不满。

“我收拾。”袁紫的语气里也含着不满，还有委屈。



“收拾个屁。”工人骂道，“你们这些学生，一点都不懂得爱护环境，乱丢乱扔有你们的，收拾？我从来就没看到过。”工人满腹的牢骚都想发泄出来。

袁紫没理会他，继续往外翻垃圾。

“你还在翻？”环卫工人将声音拉得更响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不听话呢，你没事去翻什么垃圾箱啊？”

这时父亲一摇一晃地过来了：

“你赶紧上学去，要不就迟到了，我来给你找。”他微微一笑，有一种耍赖的意味。

袁紫瞪着他，也无表情，也不说话。忽然豆大的泪珠从眼眶中落下来，她开始抽泣，然后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叫道：

“你必须给我找回来，否则，否则……”没说完，她一扭身溜了，一把头发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然后落下，拍打在书包上，“啪”的一声，伴随着一声抽泣。

※ ※ ※ ※

班主任老师是个女的，叫高庆，长得又高又壮，却是一片慈软。如果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必须以战胜别人，保存自己的方式生存，她是一个例外。而且她总是服从指挥或者命令，哪怕这指挥或者命令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她教同学们在社会上要处处提防别人，可她自己却从没做到过。她以为：人都是善良的，再恶的人都可以通过教化来改变，并不需要暴力。但是对于通过暴力手段惩处坏人的行为，她又表示出微微的快意。

钟子路在下午迟到了。高庆老师第一节课时来到教室外边，她很仔细地看了一遍教室，唯独钟子路——最后一组最后一排最后一个位置，靠门的地方是空着的。第一节下课她又来查了一遍，并且一直等到上课，可依然没人去填那个位置。第二节上课二十多分钟后，她又去查了一遍，终于看到了钟子路的身影。第二节下课铃声打响的

那一刹那，她又出现在了教室外边，她打手势示意钟子路出去。

她来到阳台一端一个较僻静的地方，板起一张脸，做出一副很冷峻的表情并努力加上去几分杀气。因为有老师曾很多次批评过她的仁慈与和善。他们说，教育现在的孩子，不能太和善，该骂就要骂，甚至该打也要打，不能让他们觉得你是慈祥的，是可欺的，那样的话学生们便会骑到你头上去，并且不把你当回事，为所欲为。要让学生们觉得，你是可怕的！

她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实践。

“高老师，我……”没等这位仁慈的女人开口，他先要解释了。向来慈祥的老师怎么忽然有了这么一副面孔配上她那高高大大的身材，还真叫人吃惊不小。

“你先别解释。你只说你这一周内迟到了多少次。”她干脆利索地说完便又恢复了原来的表情。藏在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很用力地盯着钟子路。

钟子路看了一下脚：

“有三四次了吧。”他并没有标明这只是被老师们逮着或揭发了的次数。

“还要迟到不？”

他感觉这个问题有点怪，便看了一下她的眼睛，但立马又收了回来，继续看自己的脚。她还是那个表情。

“今天已经星期五，到明天晚上放学之前，你说你还要不要迟到？”她见他没有回答。

“不了。”

“你用什么保证？”

他想说我给你压一百块钱，如果迟到就……他也很豪壮地说“如果再迟到，我便离开这个班”之类的话。他还想说用自己的名誉担保。可都觉得似乎一切都很不适合，最后只说了句：

“我保证这一周内不再迟到了。”

